

2017年度 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協会フェローシップ事業成果報告書

大谷光瑞伯爵的高雄別邸逍遙園：日本方面相關資料調查

社團法人高雄市打狗文史再興會

黃朝煌

招聘期間（2017年12月4日～2018年2月1日）

2018年

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協会

研究成果報告書

「大谷光瑞的高雄別邸逍遙園：日本方面相關資料調查」

黃朝煌

摘要

西本願寺第 22 世法主大谷光瑞因疑獄事件受到抨擊而辭任法主，之後轉往中國、南洋地區發展佛教經典翻譯事業與熱帶產業。這些事業所衍生的別莊遍布亞洲，各具建築特色。目前已知被保存下來的別邸，僅剩下旅順的大谷邸及臺灣高雄的逍遙園，目前作為高雄市知名的文化資產而廣為市民認識。

早期筆者研究逍遙園別邸期間，因為臺灣方面缺乏第一手資料，加上光瑞的爭議性，以及他與日本軍方的密切交流，使得別邸的用途蒙上神祕性與軍國主義色彩。另一方面，建築嚴重損毀更是替原本用途不明的室內空間與各時期增建的斷代增加了辨識難度。筆者認為唯有從人物故事方面著手調查，逍遙園的真相才能真正完整。

本次交流活動的調查範圍鎖定收藏在京都龍谷大學、別府大谷記念館、大阪津村別院的雜誌大乘與瑞門會誌等文獻；另一方面，筆者訪談曾在逍遙園生活的大谷門下生以及建造逍遙園的大工棟樑二角幸治郎的後代。透過以上調查成果，筆者初步釐清了光瑞醞釀建造逍遙園的淵源；光瑞與臺灣的農業專家三浦博亮博士的交流；秘書與各批大谷學生進住逍遙園的時間點與生活情況；森田工務所與大工棟樑二角幸治郎的合作關係；別邸的建造歷程；二角幸治郎在臺灣生活的足跡；光瑞在逍遙園的生活細節與女秘書的存在；光瑞在逍遙園居住時期寫作的「隨筆百則」與「逍遙園雜詠」等珍貴資訊，為建構人物故事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在建築學方面，本研究的成果揭露了逍遙園是一座綠色屋瓦與綠色外牆的鐵骨與鋼筋水泥建築，擁有在高雄足以誇耀的完備防空設施。別邸三面被水池環繞，附屬建築包含秘書廣瀨先生的家、學生合宿所、農業倉庫。作為光瑞親自設計的代表作，森田工務所與二角幸治郎實現了光瑞的熱帶建築理念，在東亞戰爭時期建造出令人驚奇的建築。

逍遙園獨特的人物與建築特色堪稱是臺灣獨一無二的文化資產，戰後化身為軍醫院眷村的共生共存亦是一段傳奇。遑論一度面臨保存爭議與市民團體的折衝、討論過程更是曲折，充滿話題性。本研究試圖替逍遙園未解的謎題找尋解答，將逍遙園的建築價值及歷史厚度提升到新的層次。

關鍵字：西本願寺、大谷光瑞、熱帶產業、逍遙園、龍谷大學、大谷記念館、津村別院、大乘、瑞門會、大谷門下生、二角幸治郎、三浦博亮、森田工務所、隨筆百則、逍遙園雜詠

一、 序言

逍遙園是大谷光瑞在中國、臺灣、南洋各地興建的別莊中唯二僅存的，在他親自設計的別莊中也是極具代表性的一座。光瑞熱衷於發展熱帶產業，故有南洋地區蠶園、香料園、咖啡園、橡膠園以及其附屬別莊。光瑞因為在南洋豐富的農園開發經驗，受到臺灣總督府的重視，邀請來為臺灣產業的發展方向提供建言。在總督府的熱切接待與安排下，光瑞到各地視察，撰寫了「臺灣島之現在」一書，並參加昭和十五年十月在台北召開的熱帶產業調查會。光瑞特別看好高雄的發展，購買了高雄市郊外一萬七千坪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的土地作為「大谷農園」之用。時值光瑞的蘭領印度農林工業株式會社的業務陸續停擺，預備將資產轉移到高雄發展。

在當初建設的本意上，熱帶農莊逍遙園被賦予了熱帶農業的使命，對臺灣日治後期農業的開展有著珍貴的意義。雖然歷經曲折的歷史變遷，別邸淪落為廢墟，農園化作軍醫院眷村，在高雄市民的長期陪伴與支持下，市政府終於將之指定為文化資產並進行了修復。此刻作為一個建築空間重生的起點，大谷光瑞、秘書、學生在農園裡的生活風貌等細節將開始被各界所好奇，這就是筆者本次研究設定的出發點。

筆者在研究逍遙園時期，受到日本學者柴田幹夫教授、大谷記念館加藤斗規研究員、原京都府文化財保護課上級文化財修理技術者菅澤茂建築士、瑞門會岩佐博男先生的幫助，獲知日本方面資料的存在。因此本次交流活動，筆者得以在新潟大學、龍谷大學、別府大谷記念館、津村別院調閱相關文獻，並訪談兩位大谷學生及二角工務店的後代。所獲資料非常細緻有趣，為過去逍遙園研究中闕漏及尚未釐清的疑問提供了解答。修正了筆者過去研究的錯誤及不足之處，也為歷史現場的還原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目前臺灣、日本方面有關逍遙園的研究報告及專書如下：新興區日本皇族別墅之探討與訪談（2004）、高雄市日本皇族別館考證（時間不明）、高雄市新興區日本皇族別邸逍遙園基礎調查報告書（2008）、日治晚期高雄市大谷光瑞的逍遙園之源流與建築構成（2009）、高雄市史蹟賞析（2009）、大谷光瑞とアジア 知られざるアジア主義者の軌跡（2010）、大谷光瑞「国家の前途」を考える（2012）、大谷光瑞の研究（2014）、高雄市歷史建築『逍遙園』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2015）、興亞揚佛：大谷光瑞與西本願寺的海外事業（2017）。以上文獻主要貢獻為逍遙園保存歷程、大谷光瑞的個人史、著作解析、逍遙園的設立背景、耆老訪談、逍遙園相關土地資料、建築承攬公司資料、戰後變遷、建築測量記錄等資訊。有關於生活於逍遙園的人物描寫仍有進一步深化的必要。逍遙園別邸目前已經為高雄市知名的文化資產而廣為市民認識，其許本研究能將民眾帶進更具深度的領域。

筆者在下節研究成果中，將以人物的生活經驗與建築歷程為論述核心，欲呈現的研究主題如下：1. 臺灣經驗如何影響光瑞定居於高雄；2. 光瑞居住在逍遙園的月份；3. 附屬建物與農園的地理關係；4. 大谷學生的生活細節；5. 別邸室內空間的真實機能；6. 森田工務所的相關紀錄；7. 逍遙園的特殊建材與技法再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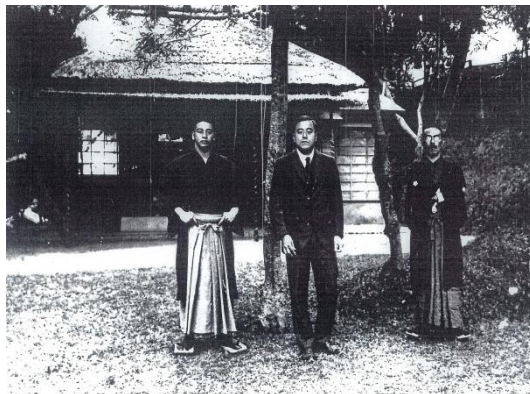
二、 研究成果

1. 光瑞師的臺灣經歷

大正六年二月，光瑞 42 歲時，蘭領印度農林工業株式會社在爪哇島的泗水設立，光瑞擔任總裁，以進行各項熱帶產業投資項目，並由大谷學生出任各部門管理者，秘書廣瀨了乘擔任總支配人，這是光瑞在南洋的重大成就。ⁱ

同年十一月，光瑞受臺灣總督府之邀抵達台北，成為民政長官下村宏的賓客。晚上住在北投溫泉的總督別莊無名庵，由秘書課長石井光次郎接待及安排行程。臺灣之行雖受到各界信徒的歡迎，但光瑞自認為已是卸任的法主而不作過多表示，尤其並非公開的宗教性行程，而是針對南洋發展而來，十一月二十日在城南國小舉辦以「南洋視察探討」為題的演講，順應總督府的新政策，鼓吹日本企業前進南支南洋。

演講後轉往西部城市，並登上阿里山，和番社的先住民交流，訪問臺南、打狗、阿猴、蕃薯寮。滯台三週時間，光瑞做了熱帶農業的初步調查，到台北的總督府研究所訪問，並巡視正在進行新築工事的西本願寺別院。光瑞首次的臺灣之旅也不是十分順遂。十二月初，光瑞因為罹患腸黏膜炎回到無名庵靜養多日，待病況稍微康復才離臺灣。ⁱⁱ 來年一月三日返回門司，前往別府的貝島別邸靜養ⁱⁱⁱ。此後一直到大正九年，光瑞以前往西里伯斯進行資源調查的名義，獲得了臺灣總督府六千元的補助費，並用以發展自己在爪哇島的香茅園。爾後光瑞再訪台時，已經是昭和五年十二月，並對記者表示，如果臺灣總督府預算允許下，希望建議總督支持他熱帶植物栽培與研究。



【相 1】石井光次郎、大谷光瑞、下村宏於北投無名庵合影

出處：大谷記念館研究員加藤斗規氏提供

昭和十年二月，在兒玉拓務大臣的安排下，光瑞再次受到總督府邀請抵達基隆。寺內臺灣軍司令官在台北驛恭迎，新起町的西本願寺台北別院住宿，視察總督府農事試驗場、柑橘試驗場等主要與農事相關的單位，而後進行全島縱斷的實地踏查。先抵達新竹州的石油鑽探項目，而後前往台中州、臺南州。抵達四重溪、鵝鑾鼻燈塔、觀音鼻，再轉往東部台東、花蓮，經由蘇澳、八堵，三月一日回到台北。^{iv}

回到三夜莊後，光瑞將自己關在書齋，謝絕所有訪客，日夜兼行地寫作，用了四十日完成。「臺灣島之現在」定價拾圓，由東京的村田利吉氏製本，使用菊版製作，擁有黑皮燙金字的書背和綠色書皮，上面壓印台字紋與大谷家紋，非常精緻。在書末結論中，光瑞表示南進政策之於日本的未來已經到了非常急迫的程度，這種焦慮感是促使本書在短時間內，面臨資料數據仍有不全的情況下完成的原因。憑藉光瑞多年累積的智識經驗，本書全面為臺灣現狀做了綜合性的發表^v，成為光瑞對來台接待的拓務大臣兒玉秀雄提出的視察報告書。^{vi}筆者與大谷記念館研究員加藤斗規先生討論後，作出了總督府方面提供大量調查數據給光瑞作為素材的結論。據說當時整理資料的工作交付給在三夜莊的大谷學生，以便光瑞思考分析，這是總數三十萬字，厚達 790 頁的巨著能以驚人速度付梓的幕後情形。



【相 2】於三夜莊書齋為「臺灣島之現在」一書執筆中的光瑞師（昭和十年四月十九日午後九時攝）

資料來源：《大乘》，大乘社，昭和十年九月號

光瑞在歷次的臺灣視察中，與臺灣總督府與各州政府的農學專家也多有交流，例如臺灣知名的農學者田中長三郎博士^{vii}、以及筆者在大乘月刊中發現的臺南州立農事試驗場三浦博亮場長。後續逍遙園的大谷學生被送往鳳山園藝試驗所及各地工場實習一事，相信也出自於這個時期累積的人脈關係。光瑞將目光放向臺灣，積極鼓吹南方政策下，獲得總督府的資源，頻繁地進出臺灣，為日後投入熱帶產業研究必須的投資與置產鋪路。



【相 3】大谷光瑞於臺南州立農事試驗場棉花試作地與三浦博亮場長合影

出處：《大乘》，大乘社，昭和十三年四月號

筆者發現在昭和十一年五月號的大乘中竟也出現了來自臺灣屏東砂糖園的合影，照片右側出現的煙突說明了拍照地點離製糖工場相當接近，這段行程在鏡如上人年譜上只簡單地記載了二月二十四日搭乘朝日丸向臺灣出航，三月二十日搭乘吉野丸回到神戶。在熱帶產業調查會結束後一直到逍遙園開園式的五年之間，光瑞訪問了十三次，每次短則一周，長則停留一~三個月，昭和十四年甚至留在臺灣過年。



【相 4】昭和十一年三月八日於臺灣屏東的砂糖園留影

資料來源：《大乘》，大乘社，昭和十一年五月號

秘書廣瀨了乘做為光瑞的代理人，為了籌設臺灣各地的事業而奔走，在昭和十五年二月號的大乘中，首度提及高雄新居的事情，同一時間，光瑞的熱帶農業一書也終於到了付梓的階段。昭和十五年四月號中，首度出現逍遙園之命名，並指出具有一萬餘坪的附屬農園，已開始進行熱帶植物橡膠、咖啡、芒果、酪梨、人心果、香蕉、荔枝、柑橘的試種，將成為如同上海無憂園、爪哇的環翠山莊、大觀莊一樣特殊的名勝。值得注意的是，在雜誌末頁提及，當前國內印刷用紙已出現不足的情形，導致發行量縮減，在全國書店的配送本將較以往減少，將轉以預訂戶為主。^{viii}

昭和十三年起，日本開始封鎖中國沿海，日美兩國在遠東地區的矛盾日益擴大，受到美國政策對日政策的轉變與來自美國屬地阿拉斯加、夏威夷、菲律賓軍事力量的逐漸強化，讓日本深感不安。逍遙園建設的時間點，已經是日本經濟大受影響的時期，隨著美國於昭和十五年九月實施石油、鋼鐵禁運及在美資產凍結，戰爭爆發前的國際局勢與逍遙園的建築歷程的高度重疊，在缺乏物資的條件下，當時秘書廣瀨了乘和承攬的森田工務所必定傷透了腦筋。

在臺灣新報和高雄新報昭和十五年份的報紙版面，到處可以見到高雄州防諜聯盟、防空壕設施、防空團與防空訓練計畫的報導。標榜高性能的防空設備與設計成為顯學，教導民眾何謂模範防空壕，包含防毒通風裝置、電話、無線電、毒氣檢知器、空氣過濾器、臭氧產生器、緊急醫療器具、炊具、以及停電時所需的夜光塗料。昭和十五年十一月二日，高雄新報特別指出開園式當日，光瑞師帶領賓客一同巡禮逍遙園，看看光瑞師設計的成果，具有完備的防空室，盡善盡美的建築結構，是一所令人矚目的模範建築。

2. 大谷學生的農園生活

筆者此次訪問的津村別院深具重要意義。光壽會重要的雜誌大乘都是由大阪市東區本町四丁目津村別院內的大乘社（最早在上海無憂園內策進書院創刊）所發行^{ix}，每月一日出刊，詳述光瑞的動向，以便追隨者理解，這或許是至今別院仍然為瑞門會保留一間資料室的原因；另外一個意義是，別院隔壁便是相愛女學校（現為相愛大學），相愛女學校是西本願寺的直屬學校，首任校長由大谷朴子（西本願寺第21代宗主明如之妹）出任，這裡曾作為選拔大谷學生的考試場所，派往高雄逍遙園的學生多是出自相愛女學校。

光瑞素以高超的國策見解與致力於人才養成而聞名。昭和十五年一月開始，為了臺灣方面的新發展在日本募集大谷學生。為反映時局，需要頭腦明晰、資性敏活、身體強健的學生，因此公開徵求在昭和十五年尋常小學校畢業者20名。報名地點在大乘社，報名截止日期至一月二十日，合格者將安排到臺灣高雄的熱帶產業試驗所接受合適的教育，培養南洋發展所需的人才。

昭和十五年二月十七日，20名優秀少年在相愛女學校進行試驗，最後採用15名。四月二十七日將準備送往臺灣高雄接受南方教育的學生集結於神戶港，搭乘富士丸出發。^x其中一位大谷學生縣氏回憶，參加甄選的大谷學生的在校成績都可以讀家鄉最好的學校，卻因為家境因素而被安排去跟隨光瑞師。這並非全然是經濟的問題。以他自己為例，小學六年級時，因為父親是光瑞師的崇拜者，所以命令他去參加大谷學生的選拔，最後他成了合格的15名學生之一，就這樣被派到了高雄的農業實習地。

在昭和十五年一月抵達逍遙園的大谷秘書田中氏（昭和十二年入門）仍記得逍遙園早期的風光。逍遙園就坐落在距離新高雄驛步行十分鐘^{xi}，四町步那麼大的甘藷田裡，到處都是茂盛的雜草。光瑞師特別嫌惡會刺腳的野草，發出了全部割除的命令。但這是熱帶特有的頑強植物，日後經營管理上的人力需求不言而喻。

逍遙園草創初期，採取農園開墾、新邸的建築工事並行，因此秘書、學生與工匠一起過著在農園裡自給自足的生活，光瑞師來臺灣視察時，則住在壽山館。昭和十五年一、二月間，京都方面來了大工棟梁（木匠技術指導者）二角先生，田中秘書和二角先生住在一起，三餐都是自己煮，^{xii}農園裡的番薯長到一尺四寸五分，直徑四寸這麼大，為此二角先生還開心的掘番薯，和番薯合照。



【相 5】手持番薯的二角幸治郎與大谷秘書、臺灣人合影

出處：二角龍藏氏提供

四月末尾，來自台北、上海、北京的大谷學生陸續抵達逍遙園。不久，從大阪新選拔來的十五名大谷學生也來了。那十五名新生之中一位大谷學生回憶，來跟隨光瑞師的少年，對臺灣的狀況完全不了解，來了高雄見到廣大的耕地，發現完全不是學校的樣子。大谷學生都是十幾歲上下的年紀，與年紀稍長的秘書生活在一起，秘書安排作息時間與課表，並分配日常農耕工作。

筆者從上海無憂園、西本願寺錦華寮的舊照片發現，光瑞明顯地偏愛水池。在條件允許下，別邸周圍盡可能配置大面積的池塘，大谷光瑞從小長大的飛雲閣也是如此，為了進入別邸，甚至得渡船。由此可見，逍遙園的水池並不單純是農園的需要，田中氏提起當時為了建造環繞別邸的水池，動用了所有學生挖掘，並且把土壤堆置，築了一座小山，就在光瑞師從別邸二樓東面看下來的庭園裡。大島氏描述水池圍繞別邸三面，池子一隅就是學生寄宿所，冬季以外的春秋夏季，學生時常於池畔嬉戲，前輩們甚至跳入水中游泳。^{xiii}

開園式為期三天，昭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正午，時任內閣參議的光瑞在別邸內招待高雄市長宗藤大陸、各界有力人士、以及從日本來台的光壽會參聽團，並接受預約申請。十一月一、二日兩日午前十時在高雄市役所樓上舉行光壽會演講，講題為「無量光如來安樂莊嚴經」十一月三日的演講則就世界局勢與三國同盟的意義進行剖析。三日開園式期間，因為時局影響，食物比較簡單樸素^{xiv}。十一月三日當天，20 名大谷學生也穿起了學生制服，在逍遙園北面露臺下合照。



【相 6】昭和十五年十一月三日逍遙園開園式大谷學生合影

出處：田中勝治，〈台灣での思い出〉，《大谷光瑞上人 生誕百年紀念文集》，瑞門会，昭和五十三年，第 392 頁。

大谷學生縣氏對筆者表示，在逍遙園的吃住一切由學生自理。學生就住在鄰近逍遙園南面的T字型學生寄宿所，三餐由學生中的年長者負責開伙。每週休息的日子，有時管理大谷學生的秘書會出去採買必需品，但大抵以農園內產出的食物為主。逍遙園種植很多光瑞從南洋帶來的熱帶特有的果樹及蔬菜。在學生辛勤地耕作下，供應不虞匱乏，光瑞的食膳和學生吃的同樣來自於農園，差別在吃飯的地方，光瑞師在自己的餐廳吃。縣氏記憶中，似乎也有過安排不同學生和光瑞用餐的印象。光瑞師對待學生親切和藹，使用綽號來記住學生^{xv}。在瑞門會誌的學生名冊裡，學生都有各自的暱稱，十分有意思。列舉居住過逍遙園大谷學生中，岩佐氏的暱稱是「仙人掌」，西田秘書是「栗」，其他還有「蘿蔔」、「木瓜」、「木鑾子」、「銀杏」、「落蕎」等以植物命名的方式，更有趣的是，竟有「蚱蜢」、「蛞蝓」、「蛤蟆」、「獨角仙」、「鼯鼠」之類的命名。

課業學習與農務並重，說穿了也是為了解決農園人力的需求，研究光瑞南洋事業的大谷記念館研究員加藤斗規先生認為，比起英才教育與佛教經典的翻譯事業，光瑞似乎更重視農園的經營。^{xvi}這種情況在早先南洋的投資事業就已是如此，逍遙園也沒有例外。管理農園的工作對於十幾歲的少年來說，絕談不上是什麼愉快的回憶，南方的天氣溼熱多雨，身處在像這樣一點也不繁華的市郊地，周遭都是甘藷田與墳墓，據說也有因此逃離逍遙園的少年。或許在光瑞的英才教育理念裡，經歷辛苦的開墾也是南方教育的重要一環，這是從二樂莊時代以來就建立的教育方式，只是因為別邸的屬性不同，學生實質從事的工作也不同吧。

岩佐氏是昭和十二年入門的大谷學生，在昭和十五年十二月抵達逍遙園。原本先被派到北京學習漢語，在那裏學會了注音符號，住了2年後被調回東京學習馬來語，為了前往臺灣做準備。岩佐氏當下心裡並不情願，前往南方從事農業的辛苦是可以想像的，那是一個氣候截然不同的陌生地方，但是作為大谷學生不能選擇。即使在戰後，因為缺乏同年齡者該有的被國家認可的教育文憑，導致求職碰壁，許多學生仍憑藉著農園開墾時所培養的刻苦精神在社會上取得一席之地。因此筆者問及對於光瑞師的看法，大谷學生便以小魚不能評論大象來形容（メダ力力ら見た象），能作大谷光瑞的門下生是一種榮耀，而不是成為平凡的中學生。在學生寄宿所和同輩的友人切磋琢磨，白天農耕，晚上在燈下看著講義錄養成自學自習的習慣，是少年時代珍貴的經歷。^{xvii}

大谷學生雖然沒有任何文憑可以被公眾認可，但並不表示在課業學習有所折扣。因為是中學生程度，教材採用早稻田中學講義錄以及內地中學的教科書和參考書。光瑞還請來了高雄商業學校的講師來逍遙園教導大谷學生英語及馬來語。學生中挑選了資質較好的太壽堂氏、縣氏、中坂氏、岡村氏，每周兩日被送到鳳山的園藝試驗所念書，接受試驗所所長江口庸雄博士和優秀技師的指導，建立的農學的基礎和一般科學的知識^{xviii}；還去了鳳山鳳梨罐頭工場及屏東製糖工場實習，再回到逍遙園內進行各類作物栽培和改進養豬的技術。

昭和十六年四月又有十餘名新生抵達逍遙園。美國屬地的菲律賓和高雄僅隔了一個巴士海峽，令人感到情勢風起雲湧。昭和十六年七月，大谷學生中的田中氏因為大東亞戰爭爆發加入了志願兵，離開了臺灣，結束了三年大谷學生的生活。^{xix}大島氏是四月份來的新生之一，在他四月四日的日記中記載了第一天上陸的所

見。搭了三天的郵船，終於在基隆港踏上他臺灣之旅的第一步，當時天空灰色，煙雨飄渺的樣子。^{xx}四月六日抵達逍遙園，在此時日本正開著櫻花，臺灣卻熱得像是夏天，身上穿的春季服裝完全無法適應這裡，田中間站著的其他少年上半身都打著赤膊，膚色黑得很。七月時已經大體上適應了軍隊般規律的生活。^{xxi}

3. 逍遙園建築的歷程

逍遙園從決定興建的那天起，大谷學生就被派來開墾逍遙園。事實上，直到開園式那天，逍遙園仍處於未完工狀態。現在留存下來的逍遙園的舊照片分為兩類，一是開園式當天發送給與會者作為紀念品的繪葉書；二是二角幸治郎、大谷學生的生活照。

拍照的攝影者至今不明，但動機無疑是在開園式前製作繪葉書之用。仔細檢視繪葉書即可發現，攝影師在取景時，並沒有將工匠支開，所以拍下了木匠還在東面露臺下趕工製作門窗的照片。筆者在詢問到攝影師的問題時，二角幸治郎後代二角龍藏先生向筆者證實了這一點。二角幸治郎在開園式後還繼續停留在逍遙園，甚至參與了開園式，並在十一月九日領受了光瑞的賞金，協助建築工事直到昭和十六年十月因為龍藏的哥哥要從軍了，才離開臺灣。此外，昭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的臺灣日報也寫著「大體竣工」四個字。

大食堂的繪葉書中也透露了一處有趣的細節，在食堂的南面的角落裡，一幅巨大的仕女圖被放在竹凳上。根據加藤斗規先生的查證，該幅畫是野村泉月的作品「更想」，描繪女性穿著上海流行的短袖開叉旗袍。昭和十四年臺灣總督府第二回府展獲得特選的這幅作品^{xxii}，看起來可能是被當作賀禮送給了光瑞，攝影者記錄的這一刻，顯示室內還未完工，而被暫時放在出入方便、空間寬敞的大食堂。

二角龍藏先生談起，父親從離開京都到高雄中間，一次也沒有回家過。倒是曾經寄過好幾次香蕉和鳳梨回來老家，而且經過精確的計算，抵達老家時，果實已經剛好成熟可食，二角先生表示當時香蕉與鳳梨是很高價的水果，所以印象非常深刻，他曾說過如果一直有水果寄來，父親不回來也沒有關係這樣的話。當筆者向二角先生指出舊照片裡，為何父親拄著拐杖的問題，二角先生也表示，在日本也從未父親有拄拐杖的習慣，這應該是當時一種時髦的象徵。從舊照片的神情裡看起來，父親的高雄生活應該非常愜意。

二角龍藏先生提供的父親幸治郎的遺物裡，有一張廣瀨了乘以光瑞師名義表達謝意而贈與 500 元的感謝狀。幸治郎是京都的大工棟梁，因為替大谷家建造了錦華寮，得到了信賴，被邀請來指導逍遙園的室內設計，和森田工務所合作，當時日本一個月的工資 40~50 元，光瑞竟給了 80 元。現在別邸內部的裝修相信就是在幸治郎的指導下完成的，尤其網代天井這類床間才使用的高級裝飾一向是父親的拿手作品。在京都，天井編織的材料一般比較便宜的會使用花柏，或是改用赤杉、楸這類名貴的材料。現在已經毀壞了的書齋床柱，當時用檜木製作，材料都是來自三夜莊。

二角龍藏先生小時候窩在火爐邊，喜歡靜靜聽著大人談話，他曾聽幸治郎說過：「光瑞師花起錢很厲害的。」這類的話。當時東亞戰雲密布，逍遙園的繪葉書在印刷前要經過軍方的新聞審查，連材料的取得也受到限縮管制的影響。幸治郎說起落成後，軍方曾來人參觀逍遙園，見到鐵骨造的房子和精緻木作，深感震撼。軍方當然不敢恣意批評大谷光瑞，所以只好對著二角先生說：「現在是國家的非常時期，而你們竟然敢蓋這麼奢華的房子！」臺灣日報曾提到逍遙園的建築費達到四萬八千元之譜，事實上，這是用土地向勸業銀行抵押而來的貸款。在銀行的融資資料裡，由秘書廣瀨了乘與森田隆之代替大谷光瑞擔任債務人，所帶來的錢用來購買木材與支付工資。^{xxiii}二角龍藏先生對此表示，父親在臺灣除了和西田秘書去屏東觀光，參觀番人部落之外，也曾到北部挑選木材。光瑞在隨筆百則中詳述了他指定使用的特殊木材和其具體應用，而採購木料的工作則是交由森田氏辦理。嘉義產的紅檜中等材是由嘉義天龍材木店提供，進口材分為內地杉中等材及南洋材中等材，由京都天龍材木店總代理提供，數量依序是780才、165才、95才。

從報紙上發現，逍遙園的建築工事與勸業銀行高雄支店設立的時間點相同，銀行記錄也顯示，初期先向臺南支店貸款，但是銀行人員根本不了解光瑞，特別寫信到京都支店去私下探詢三夜莊和大谷光瑞。為此，人在台北本願寺的光瑞還親自寄給臺南支店長一封承諾書。銀行是一板一眼的機關，對光瑞這樣特殊的人物進行徵信，自然摸不著頭緒。最後是以廣瀨氏與森田氏的徵信資料進行審查。因此這兩位被筆者視為建築工事幕後的直接參與者而進行調查。很遺憾，廣瀨氏的後代一位健康因素不便受訪，而新潟大學柴田幹夫教授與筆者前往森田氏的本居地鹿兒島加世田市唐仁原探訪也只得到了森田氏在戰後回到了福岡這樣的消息。

光瑞在昭和十六年五月時在東京築地突然患病，回到神戶休養一段日子。昭和十七年一月都還有住在逍遙園的消息，但是身體狀況已大不如前了^{xxiv}太平洋戰爭的影響越來越大，南方傳來的消息令人憂心。逍遙園後期只留下大谷學生繼續管理農園，而光瑞便不再回來。根據勸業銀行的資料，昭和十八年九月森田氏為逍遙園投保了五萬元的戰爭保險，投保內容為家具及房屋在戰爭中的損害。撤走最後一批學生後，誰也不知道逍遙園能不能在戰爭中倖存。承作這筆投保的公司原來是大阪海上火災保險（株），後來變更為橫濱火災海上保險（株）。由資料看來，森田隆之和逍遙園之間的關係相當深厚，這部分還有待後續調查。

4. 逍遙園建築特徵再探

農園的建築群包含了四棟：別邸、學生合宿所、農業倉庫、秘書廣瀨先生的家，附屬農園佔地一萬二千坪。別邸空間包含：書齋、寢室、製圖室、大小食堂、婦人室、控室（休息室）、書生部屋、炊事場、浴室、食糧倉，以及可以容納一百八十人的大防空壕、六十人的家庭防空壕。為一座建坪二百八十坪的二層樓建築。^{xxv}

逍遙園地處市郊，又是當地最高的房子（屋頂設置了避雷針），生活用水與農園灌溉用水的來源為何？二角龍藏先生提供的舊照片裡，東北角的露台下有一座手壓式汲水泵浦，筆者認為興建初期，沒有自來水的可能性極大。別邸正面二樓的炊事場外，也可看見兩組類似普通汽油鐵桶組成的水塔，壓送管線和給水管線清晰可見，筆者直到 2009 年都還能看見那兩只鐵桶。光瑞在逍遙園雜詠（一）^{xxvi}裡談到汲井，是一個有利的佐證。

新居東郭外 水竹避塵囂 窓對北山雪 門開南海濤

耕田常飽食 汲井未為勞 倦來時乘興 逍遙鵬翼高

逍遙園雜詠（十四）裡面也提及開闢水渠，引入泉水的事情，甚至在（十五）中談到昭和十五年十月中旬以後到一月十三日才開始有雨水。在此之前都是乾旱的，光瑞以「好雨價千金」來形容雨水的珍貴。

在別府大谷記念館的收藏裡，有一張十一位女秘書在露臺二樓的合照。筆者向大谷學生縣氏問及女秘書時，他表示光瑞師的起居都是由四、五位女秘書照顧，女秘書在炊事場準備光瑞的三餐，學生則在合宿所自己開伙。現在別邸二樓的和室就是女秘書的寢室。以上證詞解釋了為何大食堂與炊事場距離如此遠的疑點，也說明了一樓澡堂的用途。今日看來，所謂大食堂可能並非給學生使用，而是為了開園式臨時接待客人的餐廳。

大島氏在回憶錄裡說，逍遙園的屋瓦與壁體為綠色^{xxvii}，這與現場殘存的遺構一致。逍遙園的文化瓦為水泥製品，由仲吉會社製造，表面上殘存綠色釉料。外壁為採用混入綠色色粉的貝殼沙抵石子。正門一樓車寄的袖瓦採用墨綠色的琉璃瓦、側面壁體的裝飾面也是使用青色磁磚。^{xxviii}大谷記念館研究員加藤斗規先生告訴筆者，光瑞自己是別邸的設計著，但是具體的細節都交給了秘書和森田工務所，決定材料的過程，也是口頭問過光瑞就施工了。高雄建築士組合長森田隆之的名片上，印著土木建築請負、設計製圖監督。顯然，森田氏是製作建築圖的人，也是承造人。逍遙園的材料除非有特殊要求，否則以當時的國勢，以使用市面上容易取得的工業製品自然最為便利。筆者便發現同時期高雄市役所的外牆、左營區商店的外牆也都是青色系的磁磚。若非綠色是當時的流行色，逍遙園全面綠色化的用意也可能是為了與農園地景相互印襯的精心安排。



【相 7】逍遙園古寫真色彩復原模擬圖（筆者個人展）

出處：原稿由二角龍藏氏提供，經筆者以現場遺跡重新判讀、再製

三、 結語

光瑞的成就與皇室、軍方、政治家的來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是不可否認的。這或者是他辭任法主後，仍能如此發揮影響力的原因。事實上，光瑞和日本皇室的關係是外人難以窺探的。書信文件一概無從查閱起，筆者以往的研究僅能透過光瑞的著作或其他文字紀錄來認識他，卻無法觸及到日常生活的層次，藉由瑞門會的資料，筆者終於能建構起更全面的世界觀。

大谷學生描述，光瑞擁有超凡的記性，所有的事情都記在他的腦海裡，因此沒有寫日記的習慣。這致使關於光瑞的事情變得更難判斷，所幸，透過瑞門會的成立，在學生們的拼湊下才能稍微獲得一點事情的概貌。因此日本學者們普遍認為，大谷光瑞在當代的影響與價值目前尚在探討的階段，還無法論定。大谷光瑞的一生褒貶不一，其獨到的國策見解與政治影響力，卻深獲當時日本政治家、實業家支持。另一方面也因為其超凡特異的思維、言論而引發不少爭議。

光瑞多元的面向，確實不能被以單一觀點來論定，這正是研究光瑞有趣的地方。在日本，更普遍為眾人所知的，反而是光瑞從事佛跡探險時帶回日本的文物，而非熱帶產業。因此在臺灣圍繞著逍遙園為主體的相關研究中，筆者認為以熱帶產業的開拓者為切入點來討論光瑞的貢獻是最適切的方向。從昭和十一年購入大谷農園用地和報紙上的永住說，以及光瑞訪台的行程，便已清楚表達了光瑞的心境，越冬別邸及實驗農莊就是逍遙園的定位，今後研究的重點應探討逍遙園之於農學上的意義，讓大眾正確認識當年大港埔也曾有過這般田園風情。期盼主管機關在進行景觀設計時，應思考與史實相呼應的地景題材。細讀光瑞的隨筆百則可知，逍遙園建築思考與地景非常在地化，並富有熱帶風情，而非日式庭園。

筆者回想起 2008 年就讀碩士班時期，逍遙園基礎調查報告在文資審查會上發表時，亦有文資委員提出大谷光瑞是日軍情報頭子的論點，衍生出逍遙園疑似是日軍情報單位秘密會所的假說。此次研究成果的披露，筆者相信已經有了非常清楚的全貌，由衷地感謝十年來每個人的支持與幫助。謹將本研究獻給逍遙園戰後日產接收員林慶同先生、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林子建老師、逍遙園修復設計建築師趙崇欽先生。

引用文獻

1. 《大乘》，大乘社，昭和十年~昭和十八年。
2. 《瑞門會誌第二号》，瑞門会，昭和二十七年九月一日。
3. 《瑞門會誌第三号》，瑞門会，昭和二十八年一月一日。
4. 《瑞門會誌第四号》，瑞門会，昭和三十年八月一日。
5. 《瑞門會誌第五号》，瑞門会，昭和三十三年三月一日。
6. 《瑞門會誌第六号》，瑞門会，昭和三十三年四月十日。
7. 《鏡如上人年譜》，鏡如上人七回忌法要事務所，昭和二十九年。
8. 《大谷光瑞上人 生誕百年紀念文集》，瑞門会，昭和五十三年。
9. 《高雄新報》，昭和十五年十一月二日。
10. 《臺灣日報》，昭和十五年十一月二日。

註釋

ⁱ 加藤斗規，〈大谷光瑞と南洋〉，《大谷光瑞とアジア 知られざるアジア主義者の軌跡》，柴田幹夫 編，勉誠出版，2010 年 8 月，第 253 頁。

ⁱⁱ 仁本正恵，〈本願寺の明星〉，《大谷光瑞上人 生誕百年紀念文集》，瑞門会，昭和五十三年，第 230 頁。

ⁱⁱⁱ 岡西為人編，《大谷光瑞師著作總覽》，瑞門会出版，第 95 頁。

^{iv} 原田和布，〈台湾島御視察隨行旅行記〉，《大谷光瑞上人 生誕百年紀念文集》，瑞門会，昭和五十三年，第 230 頁。

^v 《大乘》，昭和十年十一月號，臺灣島之現在廣告頁。

^{vi} 加藤斗規，〈大谷光瑞と台湾〉，《大谷光瑞「国家の前途」を考える》，柴田幹夫 編，勉誠出版，2012 年 8 月，第 122 頁。

^{vii} 松本親三，〈大谷光瑞猊下と私〉，《大谷光瑞上人 生誕百年紀念文集》，瑞門会，昭和五十三年，第 153 頁。

^{viii} 《大乘》，昭和十五年四月號，第 20 頁。

^{ix} 《大乘》，昭和十年九月號，大谷光瑞全集廣告頁。

^x 岡西為人編，《大谷光瑞師著作總覽》，瑞門会，第 110 頁。

^{xi} 大島芳夫，〈高雄のお住い、逍遙園〉，《瑞門會誌第二号》，瑞門会，昭和二十七年，第 19 頁。

^{xii} 田中勝治，〈台湾での思い出〉，《大谷光瑞上人 生誕百年紀念文集》，瑞門会，昭和五十三年，第 394 頁。

-
- ^{xiii} 大島芳夫，〈高雄のお住い、逍遙園〉，《瑞門會誌第二号》，瑞門会，昭和二十七年，第 19 頁。
- ^{xiv} 《大乘》，昭和十五年十二月號，第 89 頁。
- ^{xv} 太壽堂鼎，〈メダカから見た象〉，《大谷光瑞上人 生誕百年紀念文集》，瑞門会，昭和五十三年，第 409 頁。
- ^{xvi} 加藤斗規，〈大谷光瑞と南洋〉，《大谷光瑞とアジア 知られざるアジア主義者の軌跡》，柴田幹夫 編，2010 年 8 月，第 259 頁。
- ^{xvii} 太壽堂鼎，〈メダカから見た象〉，《大谷光瑞上人 生誕百年紀念文集》，瑞門会，昭和五十三年，第 409 頁。
- ^{xviii} 太壽堂鼎，〈メダカから見た象〉，《大谷光瑞上人 生誕百年紀念文集》，瑞門会，昭和五十三年，第 408 頁。
- ^{xix} 田中勝治，〈台湾での思い出〉，《大谷光瑞上人 生誕百年紀念文集》，瑞門会，昭和五十三年，第 395 頁。
- ^{xx} 大島芳夫，〈頃の日記より〉，《瑞門會誌第二号》，瑞門会，昭和二十七年，第 8 頁。
- ^{xxi} 大島芳夫，〈頃の日記より〉，《瑞門會誌第二号》，瑞門会，昭和二十七年，第 9 頁。
- ^{xxii} 臺灣展圖錄：東洋畫部
http://ndweb.iis.sinica.edu.tw/twart/System/database_TE/02te_lists/te_lists_pages/te_lists_f02/te_lists_f02e02.htm
- ^{xxiii} 日本勸業銀行檔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xxiv} 《大乘》，昭和十六年七月號，第 15 頁。
- ^{xxv} 《臺灣日報》，昭和十五年十一月二日。
- ^{xxvi} 《大乘》，昭和十六年一月號，第 58 頁。
- ^{xxvii} 大島芳夫，〈高雄のお住い、逍遙園〉，《瑞門會誌第二号》，瑞門会，昭和二十七年，第 19 頁。
- ^{xxviii} 《臺灣日報》，昭和十五年十一月二日。